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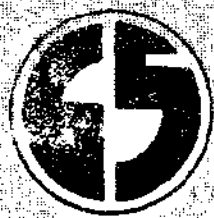


▲滑翔特輯▼

資料研究室圖書
No: 3100

中
國

軍空的國



期五卷三

南京圖書館藏



目次

社論

轟炸東京……………今 一二九

日閥殘殺美飛行員以後……………宣 一二九

滑翔特輯

中國滑翔當前的諸問題……………陶 雄 一三一

滑翔時代(詩)……………方 今 一三三

滑翔幹部的動態……………宇 宙 一三四

天空的兒女們……………李 堯 天 一三六

中國第一架雙座滑翔機試飛成功記……………冰 娜 一三九

阿胖，獻花，默花……………江 山 一四〇

又過了一次癮……………寒 梅 一四一

沈默的飛行者……………何 苦 一四二

歡會(報告)……………張 意 一四三

飛行篇(詩)……………羅 冬 一四九

駐澳美空軍生活素描(美·E·哈布)……………姚 子 謙 譯 一五〇

父與子(中篇連載小說)……………血 軍 一五五

英國空軍血戰史(七)……………胡 伯 琴 譯 一五七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第十九封)……………歌 天 一五九

封面畫……………呂 熊

中國的空軍

第三卷第五期

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成都二十四號信箱

社長：簡 簡

副社長：諸 祖

主編人：陶 陶

編輯：龔 鄧 儀 瀾

藝術編輯：呂 呂

總經售：鐵 風 出 版

成都祠堂街一百號

印刷者：航空委員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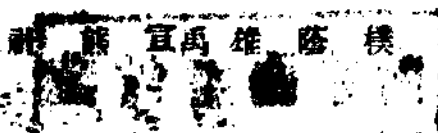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辦法函詢即覆





轟炸東京

隨着北非盟軍的勝利，歐洲戰局即將轉入一個新階段；據一般推測，歐洲第二戰場很可能於意大利或巴爾幹半島上開闢。

因此，慣於趁火打劫的日寇，也將任太平洋區域另有行動。

「日方已在澳洲之北集中第一線之軍隊二十萬及大批飛機，預料將採取攻勢。」「大隊日本軍艦集中於土魯克島。其他日軍駐於環繞澳洲以北之弧線上，甚易而澳洲方面集中。」這是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最近發表的消息，同時，據維琪的廣播：「日海軍發言人稱：日本將在太平洋方面發動大規模之攻勢，其中日方基地已集中足夠之潛艇軍艦，以外並有二十五萬噸商船補助海軍行動，集中於距新幾內亞三日航程以內之地點。」凡此種種，日寇蠢動的野心，已瞭若指掌了。

所以盟軍的對策是：一方面增強西南太平洋的陸軍，史汀生招待記者時有這樣的談話：「西南太平洋將獲得大量空軍，以補充其所有損失，並在該處建立足以對付日方之空軍。」另一方面則為不斷空襲日寇各佔領地，近日盟國空軍出動的頻繁，是為這一行動作下的註解。

誠然，澳洲須確保，是盟國反攻的基地，不容日寇染指，我們深佩盟軍當局的眼光遠大，諸於日寇蠢動之際，增強空軍以資抵抗；可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不是戰略上的善策；如何爭取主動，打擊敵人的要害，才是澈底的辦法。我們希望盟軍積極發動全面反攻；在反攻的前夕，應以空軍轟炸東京。這是戰略上的必要，也是政略上的必要；所收收獲的效果，可預計如下：（一）破壞日寇的軍事工業。（二）揭穿日寇對民衆的誇張欺騙。（三）擴大日本民衆反戰的情緒。這是一個所費少而收獲大的方案，不僅解放了西南太平洋，也可加速日本軍閥的整個崩潰。自然，這責任是要盟國中的美國來擔當的，美國必能當仁不讓；珍珠港的被襲，激起美國人民的憤慨而對日宣戰，那末最近日寇的慘殺美俘，也是與奮美國人民的嗚呼針，聰明的美國當局，應把握時期而大舉轟炸東京。（今）

日閥殘殺美飛行員以後

日本劍子手對美國飛行員的殘殺，我們除了加倍的憤恨和憤慨外，並不感覺駭異。因為這種殘殺，日本劍子手一向是把它當做「文明」向世界宣傳的。中國不願接受這種「文明」，已有了六年的光榮抗戰史。它的劍子手的面貌，中國人比那一國人都認得清楚。它那套話語能夠哄騙別人，對中國人却不生效。什麼美飛行員自承「故意」轟炸非軍事建設，什麼「肆意」掃射平民。這類話如果出在別人口裏還很動聽，在日本劍子手的口裏說出來實在卑鄙。日本劍子手為什麼要用這樣淺薄的話欺騙世界，為什麼要以這樣無恥的野蠻行爲對待美國飛行員。祇有中國人明白

它的苦痛的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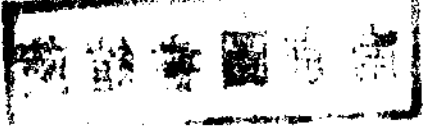
我們遭受過日本劍子手在中國境內所施的種種暴行，可是，我們從未聽到它說過「故意」「肆意」等字眼。難道它加在中國人身上的「故意」和「肆意」的行動，它竟聽明得一聲不響嗎？不，它們坦率的向世界自承了的。不過，在它們向世界自白的時候，它們的宣傳機關拿「磨德」和「任務」等漂亮字眼代替了。「四一八」的教訓，突然使日本劍子手的宣傳機關改了口，把一向說順了嘴的「磨德」「任務」等足以表揚武士道精神的字眼丟掉不說，換一種口氣來說「故意」和「肆意」了。

噢到血腥。它費這樣大一番苦心，改變它說話的語調，並不是想真心學習人類的文明，是它對第二個「四一八」的降臨深深的感到惶恐，所以它纔改口藉美國飛行員的鮮血來爲自己壓驚。

在我們印象中的美國人却不象日本武士那樣怯懦，他們珍貴他們的榮譽和死去的戰友的血勝過自己的生命，這筆血債他們不久就要向日本劍子手索回的。安諾德將軍的忿怒的聲音已經像響雷樣的震驚了全世界人類的耳鼓。我們相信應聲而來的，不是東京廣播員在第一個「四一八」前夜嚷叫的「日本不怕空襲」，而是美機在「上格拉」的起機聲，東京的炸彈爆炸聲，和日本廣播電台發出的「故意」「肆意」等乞憐聲。

小消息

據華盛頓四月二十八日電訊：史迪威與陳納德兩氏已自遠東聯袂返抵此間，刻正與馬歇爾將軍會商中。史陳兩氏之抵此，立即引起各方面之猜測，即認爲彼等來此係爲中國要求更大之空軍力量，且有討論再度轟炸東京計劃之可能。陳納德堅謂太平洋戰爭由不斷自中國沿海轟炸日本之方法可迅速獲得勝利結束，當前之主要障礙，乃如何始能以充分之飛機及供應品運達中國之遙遠地區，以施行此一工作。觀察家深信史迪威陳納德兩氏於美國宣佈日本處決轟炸東京美飛行員之後與美當局會商，實具特別意義。





中國滑翔當前的諸問題

陶 雄

在今日提倡滑翔事業，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就是：滑翔機是軍事上最有價值的兵器之一，提倡滑翔，是爲了加強軍力，充實國防。

我們不否認，美國是曾經擊滑翔當做一種國民體育遊戲來從事的，然而那已經成了「歷史的陳蹟」，時至今日，與高米烈酷喜(S. S.)的山姆大叔也煥然覺悟大難方殷，「遊戲」殊非其時，因而把滑翔業務染上了「軍」的色彩，而滑翔訓練便成了航空部隊的重要職掌之一了。

以空軍來支撐危局的德國是完全依靠滑翔起家的。凡爾賽和約限制了她的軍備，她便以狂熱來提倡滑翔飛行。當成千成萬的青年一批一批跨上滑翔機的翼翅時，德國的巨太空軍便立刻脫穎而出！

時至今日，如果滑翔事業仍以體育遊戲的姿態出現，我們匪但應該輕視她，而且，當我們想到製造一架滑翔機也須耗資鉅萬，而目前祖國的人力物力一點一滴都應該節約時，我們簡直需要打倒她！

滑翔機的使命，就目前已表現於世界舞台上的正言

約有三項。第一是普及國民航空教育。生在當今這航空時代，空軍的強弱足以決定一個國家的盛衰，已是不可移易的鐵則。要空軍強，首須奠立「舉國皆飛」的航空社會基礎，而奠立這基礎，滑翔機是第一個要角。在客觀條件上，滑翔機構造簡，製造易，成本較廉，危險極小，用來大量地訓練空軍預備兵，實屬事半功倍有利無弊的最好手段。尤其在中國，當目前重工業的發展仍受著局限，而飛機應用的各種物資以及供應品也都感到匱乏的時候，採用這不須發動機，全木質製造的航空器來實施國民大眾航空技術的基層訓練，更係刻不容緩應該集中全力以赴的當務之急！

第二個任務是作爲輸送空中降落部隊的利器。在這次世界大戰中，運用空軍陸戰隊降落敵後的戰略而奏奇功的，已屢見不鮮。輸送這批空軍陸戰隊，假若滑翔機較優於降落傘。通過前者，第一，你可以攜帶更重的武器，甚且大砲坦克也可以經由天空運往敵後去；其次，你能夠輸送更大的兵力，一架滑翔機搭載五十人已是平常的了，而最近設計製造的巨型滑翔機有的竟能乘坐百人之多；此外，滑翔機輸送空中降落部隊可以增加安全性，而著陸以

後兵力的集中又較容易。德國以閃電姿態攻佔克里特島便是滑翔機最光輝的業績之一。

第三個任務是作為發展空運的工具。自從「空中列車」這一名稱出現以後，各國競相製造巨型滑翔機，滑翔運輸隊的組織也次第成立。用一架飛機拖曳數架滑翔機，載運數倍於牠本身載量的物資，而損失祇不過是稍微延長一些飛行時間，稍微增加一些燃料消耗，此其利弊，不言而喻。尤其在中國，際此對外交通極端困難，一切輸送端賴空運的今日，更應該對於「空中列車」特別加以注意，研究並實驗。

二、開創一個事業。首先要造就推動這事業的幹部。滑翔事業在中國，倡行不過三數載，開創之初，凡百待舉，但在千頭萬緒之中，最重要的則是加速大量訓練幹部滑翔員，通過他們，把滑翔事業廣泛地推行到民間去。

談到訓練，涉及各種專門問題，這里不擬多所論列。可是我們必須指出來的是，在軍事要求上，訓練滑翔幹部和訓練戰鬥飛行員，同樣的刻不容緩，即使在目前這爭取最後勝利，千鈞一髮的時期，也應該集中全軍乃至全國的力量來加緊從事。在短期間內，我們最低限度必須達到如下的幾個要求：

- 一、擴大並健全原有的訓練機構
- 二、集中所有適合於滑翔事業的人才
- 三、充實各項有關滑翔的設備
- 四、擬定幹部訓練的五年十年計畫
- 四

配合著幹部訓練，同時應該兼顧到製造和開闢場站這兩項工作。

製造滑翔機，幾乎完全不需要金屬，這在重工業不發達的我國，最感便利。製造所需的木材，在我國，尤其在大後方的四川，產量又極豐饒，完全可以自足自給。如果全國各地的航空工廠，能夠分配一部份廢餘的生產力，在統一的計劃之下，一致致力製造滑翔機，產量必定驚人。

至於滑翔場地的開闢，年來已在著手實施。去年一年內，北碚，桂林，成都，蘭州次第成立了滑翔站，且已開始訓練滑翔會員。就中北碚桂林兩站，據我們所知，已各訓練出了二百多會員。

作為一個初創的事業，我們對於各地負責推動的人員應該備加護持。然而就國家的要求而言，我國地廣人眾四座場站和數百會員，這數字却是太微乎其微了。不作過於誇張的打算，我們至少有理由要求每一縣必須成立一個滑翔站。

場站設備，製造完成，同時大批滑翔幹部也造就出來，然後就可以按照既定計劃大量實施會員訓練，通過教育機構，使得每一個大中學校的青年都得到認識長空的機會，然後，再進而做到「舉國皆飛」的地步。

五、在中國，一切落後，一切也都需要「迎頭趕上」。滑翔事業，在今日才來提倡，我們是祇有咬緊牙關，以三級跳的姿態奮起直進，才可趕上的。

開創之初，一切陷於困境，幹部缺乏，器材不足，場地闕如，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氣餒；相反的，我們却應該處於當前處境之艱危而格外加速地奮起躍進。

滑翔事業，從來特兄弟發明第一架成功的滑翔機到現在，四十年來，其間演進發展已不知經過若干道里。最顯明的，牠已經由體育進而為軍事，更由軍事準備工具進而為作戰實用武器。

我們不否認，在冷甘開始實施滑翔訓練，我們仍應該由彈射滑翔入手。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在我們實施這初涉基本訓練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密切地注意這新新武器在軍上的用途以及隨時不斷的新的發展。也就是說，對於空中降落部隊以及滑翔運輸隊的實驗應該及時預為籌措人員的訓練，巨型滑翔機的製造，以及各種有關的技術的研究，都應該伴隨基礎工作同時並進。一旦國家需要那滑翔幹部，那廣大的滑翔會員，立刻便可以派任空軍陸

戰隊以及空中列車的工作。

六

正和飛機沒有兩樣，滑翔機的進步也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的。我們不諱言自身的落後，然而我們不能忽視別人的發展。關於訓練的方式，場地的選擇，機型的性能，原料的採取，以及低運輸上的能力，軍事上的價值等等，我們都需要借鏡他山，以為自身從事的參考。在平時，從書報雜誌上，不難窺見其梗概，但在目前戰爭時期之交通困難，書報遞寄不便，加以若干資料稍涉國防機密即不便發表，是故欲窺見別人的真况實貌，惟有派遣專員，分赴各友邦實地考察。如果我們不否認滑翔機在當前與未來戰爭中所占的地位與所具的價值，這一舉措也是必要而且不容稍緩的。

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滑翔時代

方今

蘇聯向芬蘭降落傘兵，

收到的戰績不好意思公佈，

希特勒在克里特島打了勝仗，

才真正翻動了驚奇的眼光。

戰報在特寫，

參謀部在計劃對策，

國會也在關照教育部……

—— 歷史正翻開新的一頁。

還說它是航空幼稚園，

還說它是籃球、游泳厭煩後，

補充進來的新玩意，

你的腦筋便有毛病。

並不是萊特弟兄沒有出世，

也不是李因塔爾有了頑固的盲信，

正因為萊特弟兄的火車頭，

還沒有普遜的掛上李因塔爾的車輪。



滑翔幹部的動態

中國的滑翔訓練幹部，創始於二十九年十二月，中國第一批滑翔幹部的開始服務，則是三十年十月的事。這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年代。

我們站在國家的立場，應感謝那幾位創辦滑翔班的滑翔先進的真知灼見。

滑翔幹部的服務地點，完全由上峰派定，且終身應從事滑翔工作，如無特殊事故，未經上峰批准者，不能另就他業。滑翔班第一期畢業的學生共數十員，其中僅有三個因特殊情形離開了滑翔崗位。

現在已經成立滑翔站者，計有桂林北碚成都蘭州四處。滑翔班一期學生，除留班服務及任職滑翔總會者外，都分派在這四處任站長或指導員。

桂林，是西南的寶鎮，展開西南滑翔運動的中心。在工作的推動上，年來確有長足的進展。

如何展開工作環境？如何利用工作環境？此類問題，是與駕駛技術並重的。新興事業的推行，固在有幹的精神，然也要幹的方法，這是事業的成敗所繫。他們可說是懂得此中三昧。所以在環境化敗獲了很好的效果。

廣西省政府非常重視此種運動，自總監更爲關懷，所以器材的運輸，場地的開闢，以及人事經濟各方面，都

得了很大的協助。

桂林各中等以上學校，凡是體格夠滑翔標準的學生，教廳部令其學習，學生對此也很感興趣，以不能爬上滑翔機爲莫大的恥辱。

據最近的統計，桂林站共擁有六百多個學習滑翔的青年，其中一百餘名能滑進天空，操縱自如。

作爲他們的滑翔場地的是×山，×山是一座頗大的山，費時頗久才開闢成功，現有十幾個昇降基地。

北碚的滑翔站，本年二月十五號才成立，發展迅速，現有會員二百三十人，分爲四隊訓練，有二分之一能操縱機子轉彎。

現在××山已建築了一個滑翔台，不日即可開放使用。台高一千呎，利用彈射起飛。這是一個很簡便的辦法，在外國早就使用了。

他們規定學習初級滑翔的時間，爲一〇四次，可是成立不久，學習者距離標準時間還相差很遠，不過據該站負責者談，大多數的精神都很好，志願不僅在初級滑翔，所以在不久的將來，定有很好的收穫。

蘭州的滑翔站是三十二年一月成立的，在四個站成立的時間上說，不先也不後，不過今日的西北，交通方面確有困難，因此器材的運輸當然不方便。

他們訓練會員，本年四月才開始。自修滑翔場尚在籌備中，現在是借用飛機場的一隅。

西北滑翔俱樂部，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組織；目的在藉正當娛樂來展開滑翔事業；計劃相當深遠，苦心孤詣的精神，令人起敬。

據說省府很注意此種工作的推動，儘可能的協助，大概專供滑翔使用的場子，不久即可動工修築。借用飛機場本無問題，但飛機場係軍事上使用的機場，在某些方面是有秘密性的，所以利用一部分作為訓練民衆的滑翔場地確實不大方便。

這方面的工作同志，確能了解當前的困難與本身的使命，他們不僅在埋頭工作，也還在研討如何展開大西北的全面滑翔運動。

成都的滑翔站，計劃很早，不過籌備的時間頗嫌太長，這是場地的選擇很感困難。幾經周折，始選定×××作為站址，於本年四月成立。

現在會員二百餘人，成立了十個訓練小組，是根據各種職業及學校所在地而編隊的。另有一記者隊，設都市的新聞記者大部分參加了。航空委員會政治部的工作同志也組織了一隊，正在商洽學習的時間。

上面所述的是四個滑翔站的近狀；也是滑翔幹部的日常工作狀態。根據他們的工作報告，亟待解決的尚有幾個問題：(一)工作人員不夠。(二)會員訓練的時間不夠。(三)器材也感覺相當困難。

關於第一點，幾周後就可解決，滑翔第二期學生是去年四月開學的，爲了使技術更爲精確起見，將學習的時間

延長了一點；如果這一批生力軍畢業了，站上的指導員可以以增加入數，那末這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同時計劃增設的曲江昆明湖南(或在衡山)重慶(在市區內)三個滑翔站，也可迅速成立。

關於第二點，是與第一點有着連帶關係的。會員訓練的時間不夠。從表面上看，似乎應增加學習的時間；可是那些職業青年，就學青年，都祇能利用業餘課餘來學習滑翔，不比專學滑翔的滑翔班，所以增加學習的時間很成問題，如果指導員增加了，就可減少每隊或每組的人數，那末學習者坐上滑翔機的機會就多了。

同時，這也關連着第三點，器材如果不夠，指導員雖多，學習者也難得有很多的機會坐上滑翔機。

關於第三點，政府及滑翔總會正在設法改進中，滑翔機的製造，在數量上已經增加，某某及某某兩個飛機製造廠，也在大量製造滑翔機。今後的困難自然可逐漸減少。

此外，關於這些幹部的技術問題，也值得說一說。滑翔班第一期畢業的學生，爲了使技術更爲嫺熟起見，分批調回滑翔班深造；現在第一批的深造的時間快滿了，第二批也可於短期內調回。

據曾任重慶大學體育科助教的張君(滑翔班第一期畢業，現任職滑翔總會)說：「飛機的駕駛技術是在不斷地進步，滑翔機的駕駛技術也是日新月異的，所以我們作爲滑翔幹部的，要有「精益求精」的決心。」

他們的話很對，「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是古人的教訓，負責繁重的滑翔幹部，是應該記取這教訓的。

天際的飛行

李堯天

滑翔訓練班訪問散記

四月裏，一個沒有風，沒有雲的晴朗的日子。大約是上午十點鐘左右，在靠近城門的一家專修腳踏車的小店裏，我忍受着等待的煎熬，修車匠的一雙油污的手在我的破腳踏車上不停的忙碌，汗從他的額上流過臉頰，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我滿心盼望着他趕快完工，然而我却不得不一直保持着鎮靜的態度，因為有一段十幾里長的路程在前頭等着我，我得靠這輛破車子跑個來回，如果這匹苟延殘喘的「洋馬兒」耐不住長途的奔馳與顛簸在鄉野裏病倒下來，那真是只有請它騎我了。

時間的流速在我們的感覺裏永遠和我們對它的要求相逆着。在這間小小的店裏，時間的進行好像被那些懸掛着的有着齒，鉤和大洞小洞的鋼鐵零件纏住了，我感到它特別冗長，門外的天空是那樣的深，那樣藍，那樣藍。它向着我微笑，好像在笑我不能凌空直上，飛到我要去的地方。我焦躁極了，因為三個同伴已經乘着人力車先走了很久。他們對於那個地方是熱戀的，我担心我會追不上他們，找不到那個地方，看不到那些被我想望了很久的新奇的人和物。而他們却快樂的被人陪伴着，看着那叫做「滑翔機」的怪物沒有聲響的騰空而起，在澄碧的天空裏自由的翱翔，翻滾，盤旋着，上昇，下降……。

如果我把那時的心情詳細的記述下來，恐怕讀者們也

要焦躁得不耐煩了。好，現在我們就拋開這一段討厭的時間不談連路上那一段疾馳，顛簸，問路，徬徨，流汗，發暈的經過也趕它去見魔鬼，讓我們從到達目的地寫起罷。

是一片整齊的新草房，建築在大路左手的高坪上，人家告訴我，這是我要找的「航委委員滑翔訓練班」。裏面寂靜得出乎意料之外，陽光充滿了小小的院子，遮住了大路的一面房屋前睡着一架拆去了翅膀的機身，流線型的身體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我正要到傳達室找人，同伴老鄧已經從一個門旁釘着「主任室」木牌的竹籬後面走出來向我招呼了。

屋子裏極為涼爽。首先它給了我一個整齊，樸素的印象，對着屋門的一條鋪着藍布的長桌的一邊，陶雄兄正面向內和一位瘦長的軍官談話，從他的肩望過去，可以看到那位軍官的微笑着的臉。另一邊坐着同伴們，也正凝神傾聽着從那瘦長的身體裏發出來的低沉而清晰的話語，陶雄兄轉過身來作了一番介紹，握着那軍官瘦而有力的手，我證實了在一分鐘前我的猜測，他果然便是和韋超先生一同創辦滑翔訓練班的主任李天經先生。

談話繼續下去。我和同伴們圍坐在長桌的一邊。身體裏蒸發出來的熱氣遇到了涼爽的微風化作汗珠在我

的逼身流滿着，我不停的揩汗，狼狽萬分。

屋子裏佈置得很簡單，牆上張掛着大幅的地圖和一些圖表。我的眼在這間小小的會議室中貪婪的搜索着，從通到內室的門簾縫裏我看到了一隻十斗櫃上陳列着幾架滑翔機模型，和一個漆着銀粉的半身人像彫塑，那豪爽的笑容令人生出一種海闊天空的神往。那是先烈章超，想不到他的笑容至今還留在他手創的訓練班的辦公室裏。

最後，我的視線停留在李大經先生的額上，在那挺秀的左眉上橫着一條傷疤。

陶維兄恰巧也注意到了，指着那塊發亮的傷疤問道：

「您這裏的傷是——」

「二十七年，在武漢上空傷的。」還是那麼和藹的笑着，好像那是一件值不得一提的小事。不知怎的，我感到我所注視着的是一位學者。從他的文雅安靜的談吐中誰能相信這是一位穿火網冒彈雨的殺敵不露眼的空中英雄呢！

滑翔的鐘點是在上午，而我們來的太遲了，這時正是下課的時間。為彌補我們四人的失望，李先生引我們到另外一個院子裏去參觀正在修理中的幾架滑翔機。剛剛走出屋門，一羣汗流滿面的人們迎面走來。其中一位身穿草綠色飛行衣，臉上有着近乎天真的愉快的笑容的教官走過來和陶維兄握手。他的容貌態度和身材都使我立刻想起一位在前方砲火中奔走的好友。一位年紀最輕的編譯官鄭軍，他們是那樣的相像，使我幾乎衝口喊了出來。介紹時，他很謙虛而極其自然的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原來他便是章氏三傑之一的章鼎時。

「鼎烈先生呢？」

「到××送飛機去了。」

我們隨着他與李大經先生走到另外一個地勢較低的院子，院心正排列着幾架樣式不同的滑翔機。他們告訴了我很多名字和性能，可憐現在追想起來都糊糊了。

午飯的鈴聲響了，大家停止了談話進入飯廳。在一間並不寬敞的大廳裏坐滿了教官同男女學員，每個人的臉色都是健康的，紅色和棕色的面孔與手臂，活潑的精神，把我們四個不速之客直比得如同四座雕像。在這裏，我發現了我們所缺少而每個人都富有的生命之力。我的心，為失去的健康悵惘着，天氣又悶熱，於是食不能下咽了。

而他們和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着虎狼般的胃口，霎時間便如秋風捲落葉般的把滿桌滿桌的菜餚和大桶大桶的米飯收拾得一乾二淨……

飯後，李主任給我們介紹了一位第一期畢業生張小堂君。大概是由於鄉土的關係吧。我和張君立刻便談得投契起來。我們坐在章鼎時先生的屋子裏面。張君是中原大漢，有着魁偉的體格和飽滿的精神。和藹可親的態度好像是滑翔訓練班的一種特色，在這裏每人都有，而張君更充分的具備着，他告訴我們他原是專習體育的，畢業於國民體育後曾在重大體育系任過助教，來學滑翔的初意原本也是為了研究現代的體育，而現在，他已經從學習和工作中看出了滑翔機的更大的作用和使命，他是不肯離開他的崗位的了。

章鼎時先生，本來打算和我們痛痛快快的談一會，然而他是這訓練班裏最忙的人物之一，因為公事的打斷，我們不便打擾他，到院子裏來參觀滑翔機。

在滑翔機旁，張君給我們解釋了很多滑翔上的原理和經驗，並各地滑翔運動的情況。張君現在滑翔總會工作，

此次回來，是輪到調受高級訓練由重慶剛剛回來。我向他提出了一個在我的頭腦中久懸不解的疑問：

「駕駛滑翔機是不是比駕駛飛機更危險呢？」

他笑了。他的滔滔的理論有條不紊的把我的疑慮層層剝落，一直攻入了它的中心，把它完全駁倒完全消滅。我為他的雄辯的口材所驚服了。他的富有煽惑性的話語，似乎是在向我們呼喊著：「滑翔機是毫無危險的，那是安全得如同坐在沙發裏一樣。來吧，朋友，加入到滑翔陣營中來，讓我們一同到那白雲深處去翻滾！」

「……自從滑翔運動開始以來，犧牲在滑翔機上的只有三個人。一位是中國滑翔創始人章超先生，其餘兩位一位是我們的楊永章教官，一位是我們一個同學。犧牲的原因都是偶然的，都是不能由滑翔機和滑翔原理負責的。」這最後的幾句話完全把我征服，我的心怦怦躍動，我真想放下自己的工作去學滑翔了。

三位同伴和幾位男女學員們閒談，屋子裏只有李大經先生和我。

李先生很耐煩的給我講述滑翔訓練班三年來的歷史和將來的目的。忽然，我們話頭一轉，我乘機提出了我的問題：

「您可以把您在武漢上空受傷的經過講給我聽嗎？」

照例是默默的一笑：

「沒有什麼值得談的。那時候我在第×大隊。受傷以後送到香港去治療，回來以後就一直擔任這裏的事情。」

接着他又談到滑翔訓練班的事情上去，有意的避開了我的話題。他說，滑翔訓練班成立的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普及航空教育而造就大批的幹部人材，然而在這全世界燃遍

了戰火的今天，我們不能單單以這一點為滿足，我們需要空中運輸部隊——空中列車，我們需要空中降落部隊；我們需要製造大批的多座滑翔機，準備給侵略者致命的打擊……

他的話如沉悶的雷聲般的在我的耳旁響着。我覺得這雖然不是從喉嚨裏喊出的大聲疾呼，却比大聲疾呼的聲音來得更為有力。這是從他的心的深處叫出來的。他已經不只單單是一個空中的戰士，他們全都從小小的滑翔機上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和更偉大的使命，以往的那些光榮和戰績他們不顧而且無法使他們戀戀。然而我，那另一個感觸同時在我的心中鼓盪着，我凝視着他那剛毅的雙眼，和他左眉上的發亮的傷疤，想起了在中學裏學會的一支英雄的讚歌——

……

我不願張狂，

也不願標榜，

看我身上多少金創，

一生戰績永難忘。

我們告辭的時候，太陽已經偏西了。走出滑翔訓練班以後，遠遠的我們還聽到那些男女學員和教官們的爽朗快活的笑聲，像一陣清風橫掃過山野。天上，已可見淡淡的雲層，幾隻蒼鷹正在上面盤旋着，那些人的聲音似乎就是從那個高遠的地方吹下來的。我忽然感覺到自己渺小得變作了一粒砂塵，感覺到只有我們四個人被遺留在大地上般的落寞。而他們，那些快樂的人們，他們都是天空的兒女啊！

中國第一架 雙座滑翔機 試飛成功記

冰 娜

世界各國的滑翔機，已由單座而進步到五十多個座位，滑翔機的用途，也由普及航空教育，訓練空軍人員，而負起了空中運輸的責任，且為載運部隊降落敵後的利器。所以我們也極早就盼望我國自製的雙座滑翔機或更多座滑翔機能早日出廠。

一架自製的雙座滑翔機，果然於本年一月運到了我們的滑翔基地。

雙座機第一次彈射試飛，結果是失敗了，原因係頭輕尾重，上攀角度過大，致失速下墜，機身着陸部份稍損壞，可是並沒傷人。

經過這次試飛的教訓，更加强李主任和試飛人員的信心，積極督促機務人員工作，將座位移向前，拆除機上不必要的零件，使全機重量減輕，重心前移。

第二次試飛，仍由試飛者單獨升空，由地面升至高空，却得到很好的滑翔比。但是單人是能飛了，而雙人呢？再經細密的研討和審查，所得的結果是一致公認「沒問題」。

三月二十日的午後，紫藍的天，綠油油的草地，遼闊的機場，有幾架形式像蛙和蜻蜓的飛機在地面盪漾；可是在機場的另一端却有若干人在創造中國滑翔歷史。

雙人同乘的地面步驟完成後，由飛機拖曳試飛。因為這是大家最關心的事，所以整個滑翔班的技術人員機務人員全到機場去觀光。李主任指揮着各負責人員檢查完畢，由韋鼎時教官試飛，而我就做了同乘者。

因為雙座機有透明的流線罩，僅幾個進氣小孔，所以並不需要飛行衣帽。這樣坐在機裏仍覺很悶熱，所索這流線罩在起飛前幾分鐘始蓋上。母機向前滑走，滑翔機也跟着跑；速度漸增大了，我們跟着母機離地，機場很迅速的在眼裏消逝，所見的却是稻田麥地堆堆，及那漫長的××公路。母機漸爬高，盤旋，盤旋，我們也跟着動作。那××山和機場已變小了，地面金黃的油菜花平鋪如錦緞。呼呼的風聲，但是並沒吹進座艙裏來。韋教官和我笑笑，我們一面跟住母機位置，一面擺龍門陣。

繞機場三週，高度三千呎，放脫了拖鈎，我們開始單獨滑翔。輕飄飄浮在太空，座艙裏溫度也很合適，身體感到如坐在舒適的沙發椅上；沒有發動機嘈雜的

聲音，任我們談笑着。我拿出放在袋裏的口琴吹起歌來。幾架輕快的驅逐機在我們上空掠過，跟着俯衝下來，也許牠們在懷疑這無聲的鳥兒。一個小轉彎，機突然的向上爬高，身體感到更輕，我俯視地面，見是××山的斜坡，才知道嘗到了山坡上昇氣流的滋味。

常機滑到另一個麥地上空，高度表已漸漸指低了，幾個「S」字轉，我們望見了機場的「丁」字布，便蹬了反方。

阿胖，獻花！獻花！

江山

雙座機試飛成功了，我們盼望多麼機也早日出廠，讓我們的滑翔機也站到最前線。

老是在地面上爬，同學們的心裏都有點不耐煩，好像猪肉吃多了，油膩難以下嚥。六個月的地面起落，五月山坡彈射；沒有高空飄翔我們覺得不過癮呢！不過目前器材缺乏，同來教練不能如期完成，怎麼上天呢？我們整天渴望着單獨飛行，但是教官爲了安全，不願冒險從事。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雙座機的消息仍是渺茫，主任教官再三考慮之後，決定「單獨飛行」。消息傳來，同學中起了一番波瀾，也說也笑，又打又鬧，懶的動了，多愁善感的也滿面紅光，整個的學生隊好像洗了一次澡。

起床號響了，同學們滾身下床，東方露出一片朝霞，映在我們微笑的臉上。我們浩浩蕩蕩的隊伍和龍一樣向着機場出發，下了課目之後，每人的心裏都是忐忑不定；是怕嗎？也許有點，不過每人都有上天的勇氣，而

且暗地裏爭先恐後。因爲我在行列中是第一名，先飛的可能多些，我好像是要立刻出嫁的少女，夢想着從來未有的快樂，但是結婚是可怕的，第一次飛行也同樣使我不安。這時我不願同任何人談話，集中精力，準備沉着應戰，深深的呼吸了幾次，心裏安定下來。但是教官知道我素有張飛式的脾氣，冒冒失失，動作粗魯，高空飛行不可以開玩笑，所以不允許我第一個先飛。

我看情形不佳，就躺在絨絨的草地上，好像一名被侮辱的敗將；他們說些什麼，我沒有聽到，壓根兒也不想聽。靜了一會，忽然聽到一陣似是非非的國語：「學生×××報告，駕駛中級機三五二六號，課目中拖曳，演習開始。」忽見一龐然大物，蹦蹦而來，定睛看時，原來是一百八十磅的阿胖。她正全副武裝，準備

上機了，同學們林立四週，都異口同聲的說：「阿胖！下來時我們給你獻花。」她只點頭示意，依然靜默的上機待命，好像沉思着另一件事呢。前導的口令下了，一陣馬達聲，機伴着滑翔機一塊飛去了。

每人的頭都跟着機子起落，每人的身體都跟着機子旋轉。幾分鐘的沉靜之後，機子漸漸的昇高，漸漸飛遠，飛機很親熱的牽着滑翔機，教官同學們都放心了；看見這第一次的成功，我們的心裏，都是愉快的，增強了每人的信心——阿胖能飛，我也能飛。

在兩千呎的時候脫鈎了，她盤旋在高空，一百隻眼睛都在迎送她，許多同學都順手採了一束野花，預備着隨時向她敬獻。二十分鐘之後，她在同學們的掌聲裏着陸了，同學們擁上去：「阿胖！獻花！獻花！」在她那蘋果似的臉上泛起一片黎明的朝霞，她笑着告訴我們：「坐在滑翔機上和做神仙一樣。」然後她向教官去作報告了。

又過了一次癮

寒梅

幾天來的空中拖曳滑翔，已成了我的嗜好；一天不到空中去，似乎就感到生活單調，毫無樂趣。

滑翔教練時間又到了，我歡喜地穿戴上飛行衣帽，跟着大夥兒推機上機場。沿途我却仰天觀望，計劃該怎樣滑翔，嘴裏情不自禁地輕輕吹着口哨。當我發覺自己在嚴肅隊伍裏的時候，趕忙的束着，同時瞧着行列外教官端莊的臉，感到無限的羞慚。

照例的下達課目完畢，接着是開始滑翔，我輪到第一個練習。

蔚藍的天空，點綴大塊灰白色的雲朵，陽光照射大地，展開萬紫千紅的光芒，像專一期待我們無聲鳥兒滑到她那兒去。

向教官報告練習課目，我背上保險傘，檢查飛機，踏進座艙。飛機已發動了，拖繩也牽住了機頭。我戴上眼鏡，做了個準備妥善符號。

飛機前進，我的機也由協助同學拖曳前進。速度漸增大，機身輕飄飄地離地，我按照規定超高飛機的十度角度。突然的飛機高過我的位置，我

輕鬆的拉一點桿，又爬高恢復正常狀態，再稍推桿抵禦着向上的抗力，保持角度。

由轉彎到盤旋，我時刻注意機場和拖繩，看看座艙裏的高度表速度表；有時也欣賞一番大自然的景色，但是監視飛機，我永不敢疏忽那教官的經驗話時常在我腦裏旋轉：「晴天氣流不穩定，滑翔機飄盪不安，這時的操縱要極敏固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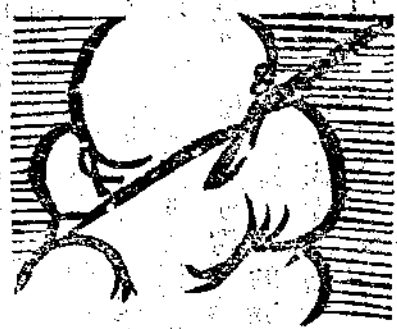
拖曳十分鐘，高度表指示已爬過了二千呎。飛機搖晃，這是教官表示須放脫拖繩的信號；我拉脫鉤，單獨滑翔，前進速度很大，稍拉一點兒桿，又得了很多高度，乃恢復滑翔的推桿位置。

在地面的時候，空氣很穩定，這時候却感到有很大的風在作祟。我並不慌張，因為滑翔員有時還需要極惡氣流劇紀錄。轉過一個彎，風的感覺已沒有了，坐在機上舒適悠閒；探頭俯視地面，機場小得像洗臉盆那麼大，人像盆中的小蟻，似乎有一架損壞的機在推動，就像羣蟻在搬運死了的

蜻蜓；山川，河流，公路，麥田，房舍，整整齊齊，似設計的模型，今天我才領略所謂「錦繡山河」的可愛。

沿機場滑去，爲了要多得駕駛經驗，我嘗試失速滋味。我玩皮的拉桿，使機頭高過天電線，機頭最初上昂而後下墜，像有人在高樓推我下墜，身體像受了壓力，全身血液也突然緊張。趕忙稍推桿，機得了速度，照常平滑，才安詳地喘了一口氣。爲了想知道一點機成俯衝的心得，我又推桿使機加速下滑，高度表指九十九公里的時速，像一架飛機戰鬥機。收回桿，機又平滑了。

因爲課目限制，除了給自己感覺一些意外的突變，我又在機場範圍作內盤旋，大轉彎，小轉彎，「S」字轉這些動作。高度已漸減低，機場也變大了，人也可以看到整個面貌，同學們在揮手。對正「丁」字布，我作了幾個「S」字轉，又俯滑下去，拉水平着陸。我的臉上掛上了笑容，心裏無限愉快，又過了一次癮。



沉默的飛行者

何 苦

沉默的飛行者，張着敏捷的翅膀，在藍空裏飛，在太陽底下飛，在雲裏飛，在霧裏飛，不分春夏秋冬，不分南北東西，祇要那裏有光明，他便向那裏飛；祇要那裏有溫暖，他便向那裏飛！

他沒有聲音，他的行動勝過千萬種聲音。他的翅膀展開在那裏，便有數不清的羨慕的眼睛，崇拜的眼睛，妒嫉的眼睛，不能形容的，取不出名字的四種各樣的眼睛望到那裏。

他飛，他沉默的飛。

他用翅膀向大地招引，他用翅膀向青年們呼喚！

他飛，他不怕疲倦的飛。

大地被他飛得躍動了，青年們被他飛得癡狂了。

飛，飛，飛，……

青年們都被他的飛吸引在他的翅膀下了。

他哺育他們，他使他們長成強健的翅膀：

一對對的跟着他飛，一羣羣的跟着他飛，飛到南，飛到北，飛到東，飛到西，他飛到那裏，青年們跟着飛到那裏。

後面飛走一批，後面又跟上來一批；前面飛走兩批，後面跟上來無數批。一批一批的飛去，一批一批的起來，把我們的天空裝飾成飛的天空！把我們的國度造成一個飛的國度！

沉默的飛行者，張着敏捷的翅膀，在藍空裏飛，在太陽底下飛，在雲裏飛，在霧裏飛，危險不能恐嚇他，困難不能阻止他，毀謗不能動搖他，勢利不能誘惑他。

別人問他：

「什麼最舒服？」

他用翅膀回答：

「飛最舒服。」

別人問他：

「什麼最快樂？」

他用翅膀回答：

「飛最快樂。」

別人問他：

「何處是樂園？」

他用行動表示：

「天空就是樂園。」

有人告訴他：

「敵人要來侵犯我們的樂園。」

沉默的飛行者的翅膀排列起來了，總圍裏吼起了宏大的聲音，沉默的飛行者跟着這聲音去了。

有人在場面上驚呼：

「看啊！空中列車，運兵的，運糧的，運軍火的……」



張意

「尊師重道」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種美德。先聖先賢如此，今人亦復如是。空軍雖然是一支新生的生力軍，其組織比較科學化，其人員比較年輕活潑；但他絕不因此自己是一個「飛將軍」而忘記了老師。在學校時代，初級畢業了，每小組的學生請請自己的教官，是常有的。而教官爲了減輕學生的負擔，不待學生請他，已經叫學生到他家去吃飯去了。教官愛學生，學生亦敬愛教官。我常常聽得人說，教官多半是好的；即「不好的」教官，在畢業時，也笑逐顏開，慈祥得同自己的父兄一樣了！

「我們空軍裏有一種習慣，就是學生畢業了，教官一定要到學生那裏去吃一頓飯。可是學生的收入少，在米珠薪桂的今日是很不應該的。所以我今天準備了一點酒菜，請大家到這裏來談談，第一我要給你們一個總講評，第二大家高高興興地在這裏吃一點菜；以舒展昔日緊張的情緒。來，舉起酒杯來！……」

或者——

「現在我們是戰友，不是教官和學生；當你們教官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不要拘泥，更不要客氣，要吃什麼自己拿，有什麼話就隨便談，……我知道你們的痛苦，所以今天我請你們吃飯。……」

到中級，到高級，甚至畢業以後，都是這樣的。

空軍是最前進的科學化兵種，大家由天南地北匯聚到空軍陣營裏面來，已經是不容易了。如今由認識而爲師生，由師生而成爲出生入死的戰友，更是難得的機會，所以特別親愛。

從前拳師教練學生，兩人各執刀矛，在廣場上打來打去，三年學成，直奉師傅於天上。而今的教官與學生，各駕一架飛機，在天空裏翻騰格鬥，其情雖同，但其偉大處，真不可同日而語。昔日的拳師爲了保護自己，常常留一套以爲己用；今日的教官則不同，他們爲了要使學生的技能超羣，不惜以任何手段，使學生接受自己的教導，其諄諄不倦的精神，真令人感動。

至同學與同學之間，期與期之間的感情，更超越於師生之間。因教官雖然是我們的老師，但老師與學生在一起的機會少，只有同學與同學，是永遠不能分開的。今天你出去打仗了，我在這裏替你守衛，明天誰在天上遭遇了敵機，不是你來救我，就是我來救你，——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制勝敵人。所以空軍的兵科雖有分別，但大家都是「一家人，決沒有你是驅逐，我是轟炸或偵察的分別的！」

這裏有一個故事，可以寫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去年八月間，我們有一次××的旅行。因爲那裏有優

美的風景，有××位親愛的同學，他們是問我們一道畢業道離開學校的，所以我們很想到那裏去玩。

他們的來信上說：

「這裏有山有水，山上的古剎，可作我們遊息之所，河中的小艇，可供我們蕩漾之用。朋友，登山呢？遊水呢？……」

「我們已打好了魚網，等你們來舉行下水典禮。」

「有魚。要紅燒？要醋鱸？……」

「幾時來？我們等着呢！」

先是他們派人來接。後因隊上工作沒有做完，直延至第三天早晨才走。

趙同學是一個胖子，他的身材粗矮，南京人。住在我們這黃土山上，很感不安的樣子。因為他是迎接的使者，來此的目的是「迎接」，如今不但沒有把我們接去，反而被留下來了。所以他常常用那南京音的官話，向着我們嘈囂：

「你們去不去？同學×年，難道這點面子都不給嗎？」

「是呀，我們這裏又不是在捱餓的，多俾幾天何妨。」

「那末，去不去？」

「去。」

「去！……」

他笑了。

傍晚，我們領他到山頂上去玩。山不高，所以一走就完了。

「黃泥巴，沒有什麼好玩的？……山脚下又沒有河流，去去，我們那裏玩。」

「你看，那烟波底下有一座黃塔，塔的前方，是崇義

橋，那裏有一所學校，女的。」

「我們的學校，就在那塊黑雲底下，你看，機場那邊隱約可見呢。」

「喏，你看見了沒有？那座洋房底下就是烈士的家；

趙胖子，看得出神了。似乎想起了我們那兩位已故的同學。」

晚上，我們要他唱歌。他的喉嚨是嘶啞的。所以當他

哼着

「黃河呀，滾滾的黃河呀……」的時候，大家都被咬笑起來了。但他很熱情，唱着，唱着，直至唱完為止。

第二天早晨，我們動身赴約。趙胖子站在卡車的最前頭，指揮大家唱歌。

在歌聲中我們離開了××山。

初秋的天氣是多變的。我們站在卡車上覺得很冷。所以大家穿夾克，拉上拉鍊，擁擠在一起，任卡車向前奔馳。

進城時已經八點一刻了，但行人稀少；清道伏在拖垃圾，挑糞的在挨戶倒洗馬桶，還有賣小菜的女人，也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喊了。早起的小姐們，打開窗子，向街上的行人，天真的微笑着。到此時，我們才知道時間還早呢？

在走馬街上來了兩個人，我們正要催車前進的時候，忽然下起雨來了。但我們很性急，仍令司機前進。

出南門，雨已漸漸小起來了。駛抵車站受憲兵檢查以後，即風馳電掣地到了××。

車停放在總站門口。趙胖子走了，在走馬街上來的雨

個人也走了。總站是寂靜的，我們正要下車休息的時候，總站裏出來了兩個人：一個人是瘦子排骨，另一個是小鬍子黑子。他們背着乾糧袋，是負有使命來招待我們的。

同學相見，分外親密，所以我們都被他們兩人弄得莫明其妙：握手，擁抱，吻，大家都快樂得笑出眼淚來了！

「阿林，昨晚睡好沒有？」排骨抱着阿林，笑着跳起來了。

「大舅子，我的老婆呢？」

「不來。」

「氣了嗎？」

「有病。」

「哈哈！我要做爸爸了！」

這一羣年青的小夥子，說笑風生，當了×年的兵，簡直把同學也看成太太了！

黑子站在一旁，莊重的在與同學談話。只有瘦子排骨瘋癲似的在到處跳躍着。他們一是靜的莊重的招待，一是活潑輕鬆的癡癲。他們都還年輕，都同我們是一樣的年齡而不懂事，但他們很熱情，熱情得令人深深地感激不忘。

隨後，我們提議先到城裏去玩一玩。因為時間還早，所以大家不覺擁擠的走向河邊去了。

當時我有一個感想，假定我們是一團由萬山叢中衝瀉下來的潮流，那末，潮頭是黑子與排骨，而我們只可以當做潮身與潮尾了。因為我們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來玩××呢。所以當潮頭流向什麼方向去的時候，潮身與潮尾也跟着往那個方向流去了。老百姓看到我們這一羣「稀客」，都睜大眼睛來看，所以我們都有些窘。

河水輕輕地在往下流着，小艇——橫過它的平靜的

鏡面時，發出嗚嗚嗚的聲音。我們搖着槳，玩着老李的狗熊，唱歌，鼓掌……覺得此行已盡了心願了。

舟子停於××縣立中學的門前，我們挽着狗熊的頸，扶上岸去。但牠很留戀船上的生活，所以在我們拉牠上岸的時候，牠頗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老李很愛他的狗熊，所以就讓牠在船上多留幾分鐘。但大夥兒的潮流，已衝上岸，流向深長的街心去了，我們隊伍是可以的，但我們的遊興不讓我們落伍，我們只得把狗熊往街上跑。

野獸是跟人一樣的下賤的，在你看得起牠的時候，牠就會撒嬌纏你不起，甚或將你咬了一口，狠狠地跑開的。狗熊很不聽話，一下子爬上樹去，坐在枝枝上舐舐肚臍，一下子又跑到人家的門口去，懶洋洋地瞧着人家的小雞，所以弄得滿城風雨，看熱鬧的人也不敢跟在我們後面。

老李知道牠這種性情是無法醫治的了，所以拿起鞭子狠狠地抽牠身上抽個不住；但牠並不怕痛，你抽到那裏，牠就用熊掌在那裏，甚或更巧妙地閃避一下就過去了。我們帶上手套，拉起牠的前脚，如接扶孩子似地教牠步行。但牠很野蠻，說不定會咬你一口跑掉的！唉，帶這種野獸出去旅行，實在淘氣。但牠也有牠的好處，比方在苦悶的時候，要牠翻幾個筋斗，做幾套戲法給你看看，倒是蠻有味的。所以我們不願離開牠也就是這個原因。

最後，我們用三個人，一個在後面拉住兩脚，兩個在前面，各提一隻脚，以抬物的方式，把牠抬着走；牠雖厲害，但在這時候，也是沒有什麼辦法了。

本來是平淡無奇的地方，但經過我們這一次旅行以後，似乎帶給它很多的朝氣。所以它並沒有因我們的去而增加煩惱。

午飯後，出西門，經過廣場，約行十數分鐘，即到純陽觀。

牠是一座古刹，內分三部：一為正殿，即道家的主神；一為忠義祠；一為孝烈祠；凡中國古代的忠臣烈士，孝子節女之類都供列在裏面，可以說是表彰忠烈，教人學善的一個遊息處所。但因當地人民的知識程度太低，據說常有人於夜間越牆偷割佛像上之泥金以取利。菩薩我雖然不相信，但對於這種偷竊行為，實在不敢贊同。管理此祠的人，爲了要防止盜竊，常於廟圍四周，養狗數隻以作警衛。所以遊人初至時，狗聲喧喧，駭爲入民家作客也。

老君山在新沱河對岸，山上樹木成蔭，古刹三五，頗值一遊。但因時間關係沒有上去。

過山下時，我想起春天來此遊玩的事情。因那時我剛畢業於×校，覺得在成都相處數年，從來沒有爬過一次山，也沒有玩過一次水，所以很想到××去玩一玩。但是去的時候倒興致勃勃；回來後，想到自己騎自行車的狼狽情形，却有點掃興。

因爲它給我一個很不好印象。

某日早晨，我和同學三人，各租了一部自行車，奮勇往××出發。我自己是一個整脚的自行車手，同時又是重病新愈，所以在出發前約好：我在前，他們在後；速度的快慢，亦須依我的爲標準。但一個善於騎自行車的人，是受不了這種速度的限制的。所以他們常先走了一段，再打回來三人並排而行，然後又趕前了一段，再打回來。他們這樣來回的跑着，我很感不安；同時，我是一個性急的人，並且有一顆不甘落伍的心，所以常常加足馬力趕上去。但不久又落伍了！所以我只得轉換念頭，要他們先走

，讓我一個人慢慢的如蝸牛似地耐性的在後面追。

到××，已經是正午十二點鐘了。心疲力乏，肚子也感覺得餓起來了。但爲要追上他們只得勉強渡河進城。下車時，兩腿抖顫不已，汗珠也在面頰上直冒了。所以只得約同他們找旅館住下，準備第二天再回來。

下午，我們從旅館裏出來，開始遊覽風景。但第一要緊的是玩山，所以我們直向河邊走。出南門，買舟渡河。在河邊的一家小攤子上，買了三根甘蔗：一供解渴之用，二作上山的手杖。三人各執一根，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山雖小，而崎嶇崎嶇，想系定係山小遊人稀，廟主無力修繕的緣故。然而這正合我們的胃口，所請爬山，一定要用力爬才合心意。所以三人惟恐上山有路，攀藤扶石，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人雖疲乏，但遊興却濃。

到了山頂。我們站在最高峯上，遠望成都平原，河灘鋪綠，綠穗遍野。黃花紅葉，倍增遊興。不覺發身軀軀，從頭上掠過，俯視山脚，原來正是自己的小弟弟們在練習起落呢！

老君廟在山的前端，裏面住着軍隊，不讓進去遊玩。因自己也是軍人，不讓進去也就算了。

走回原路，經過山腰，到一座遠看似乎是很標緻的亭子裏面去休息。其實不是亭子，而是一座四面無壁的破廟。菩薩倒在地上，已爲雨水淋漓得不像樣子了。根據迷信的說法，毀壞菩薩的身體是很運氣的，所以雖然沒有完整的菩薩可以給我們破壞了，但要這種不完整的泥巴留著幹嗎呢？三人各執一塊石頭，正舉手欲擲的時候，忽然瞥見側面的石柱半倒斃着兩個人。黑色短衣，赤腳草鞋，看背影，是一個粗壯而結實的青年。走過去一看，鮮血遍體。

，似乎是剛被人謀害似地。三人慢慢地走出廟門，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然，對面住着軍隊，青天白日之下，那有這種謀殺的事情的呢！……

晚上，三人同住一室。點燃燈，買了花生，瓜子，臘肉，醃酒，準備度此良宵。然而隔牆聲拍拍，淫笑喧天，連靜坐也不是其所。想不到這樣一個小縣城裏面，竟亦有如此多的新花樣啊！

現在，我又來遊××了。渡過了，從老君山底下走過的時候，總想上去看看那個破廟，是不是還同從前一樣，橫着死屍呢？然而，匆匆地來去，沒有一個人提議往上爬，只好作罷。

下午，我們又僱舟渡河了。但此去是茅家渡，而不是南岸或北岸。所以路程較長。全隊××人，分坐三船。隊長立在最前頭，以魚貫的姿勢，順水往下流去。隊長拿起一塊木板，下令三隻小船競賽。但他在前，我們在後，大家都順水而行，所以「嘩嘩！哈哈！」的用盡氣力，後面的仍在後面，而前面的始終在前面。

「嘩嘩！哈哈！」

三隻船上的人，都異口同聲地在哼着，音調鏗鏘，像爬山的哼聲。我們沒有爬山，倒在船上用盡氣力。

不久，茅家渡在望了。岸旁密密的樹林裏鑽動着許多人頭，我們知道，那就是我們分別將近×個月，而今又要見面的××位同學。他們，有的站在岸上招手，有的跳在水中游泳，有的撐船來接。水聲，掌聲，爆竹聲鬧成一片，使我們這些站在船頭上吶喊的人，更加用力划船。

「嘩嘩！哈哈！」

「嘩嘩！哈哈！」

「撲通！撲通！」

「撲通！撲通！撲通！」

忽然船一橫，三分之二的人都跳下水裏去了。隊長領頭，以空中大編隊舞的姿勢往下游去。他們也編成隊形逆水迎接而來。這時轟炸的速度要快於驅逐，而驅逐的靈力，也不堪與轟炸一擊。但大家都是兄弟，許幹這些幹嗎？所以大家編成一隊，不分兵種往前跑。

「同命運的一羣，擁抱得更緊一些！」我們爬上岸，如落湯雞似地給他們打着打鞦韆，搯六腿，抓頭皮，扭拳頭……

穿好衣裳，我們一排排，一行行的整齊劃一的走進影樓，踏上××隊的隊部。

晚上，我與程君睡在一起。他是我初級飛行時同組的同學。×年來我們始終保持着最友愛的關係；這次來到他隊上，當然他是更特別的殷密的。所以他把床讓出來給我睡，自己睡在地上，以示招待之誠意。他說：

「這算什麼？將來在空中殺敵時，還不是要為一次激烈的戰鬥而同歸於盡嗎？」

他的寢室很小，一門一窗，窗下放一方桌，兩旁安四張床。在平常或者並不怎麼擁擠，但今天突來了這樣多的「客人」，大有不勝其牽狹之概。所以我不敢獨享其樂，要求兩人同睡。他看我很堅決，也就只好答應了。

程君是有愛人的人，所以我問他：

「什麼時候結婚？」

他說：「……」

「無知。」

這「無知」兩字，在別人的口裏講出來，或者並不希奇。但他是本地人，一不怕飢荒，二不怕無處安葬，三不怕他這模樣呢？所以我又問他。

「感情破裂了嗎？」

「不。」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願望還沒有達到。」

「我們從天南地北跑到這裏來學習空軍，目的何在？」

我雖是本地人，但我們的志願是一樣的！打仗。我們總要

打一次才痛快！

他愈說愈起勁；一個平常很愛遊玩的人都如此熱情地

來了，中國的前途是絕對光明的！所以我伸過手去，願與我們抗戰勝利。

第二天早晨，我們參加他們升旗。點名，早操，一切點的一切，都同在自己的隊上一樣。所以我說，軍人好比是宗教家，對於上帝是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忘記的。

早餐後，我們開始了一日的工作：上午球類比賽，下午新魚網下水與游泳比賽，聚餐；晚上遊藝。

在聚餐的時候，我們碰杯痛飲，因為我們都是戰士，離散容易，聚首難；今日得醉何不醉？所以我們高舉酒杯，互相祝前途勝利。並以「痛飲黃龍酒為難」為辭。

入晚，點起煤氣燈，在禮堂門前展開最後的一幕遊藝。

開演江蘇國術團的國術表演，每位大廳便的末，

太，仰臥地吐。四肢上坐立五人之外，還加上兩個石擋，其力氣之大，良可驚人。其次是京戲，再次為評戲和粵曲，最後為「老花鏡」。在他們由台角上上來的時候，大家都已笑得睜不開眼睛了。因為他們非但裝束不入時，並且身段也太不相稱了。王美麗是一個老太婆，高而且瘦。羅太爺則戴着一副老花眼鏡，兩鬚入字鬚，眼珠子老在斜裏打主意。使人看了，簡直笑得傳不過氣來。

「喂，老貨，你到那裏去睡？」羅太爺用手肘逗她。

「哈哈！哈哈！」

「這里沒人，怕嚇子罷。」羅太爺又說。

「你是發子債，敢在這裏調戲女人。」

王美麗把頭一歪，眉子一揮，憤憤然似乎想走開了。但羅太爺迫進一步，歪着頭，拉手把臂的說：

「哼！毛家渡那一個不曉得我羅太爺呢？以我這羅太爺，毛家渡獨霸子的資格跟你講話，難道還不配嗎？」

王美麗，歪着頭，用扇遮着臉，不答。

「你叫啥子名字？」

「我叫王美麗，是這兒人。現在到街上去買東西的。」

羅太爺覺得有機可乘了，連忙太吹其牛皮說：

「我從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那才真得

起呢，住洋房，坐洋汽車，放洋鳥兒（指飛機）。那

一個看不起我羅太爺呢？」

王美麗便想了一會，似乎被羅太爺的牛皮吹動了。

「羅太爺，現在是啥子時候了？」

「那……」

飛行篇

冬 照

我們有藍色的帳壁。
 我們有敞曠的院子。
 我們有高空。
 我們住在高空上的家。
 讓氣流穿過我們的週身，
 我們不需要定製的窗子。
 讓長空做我們的居室，
 我們不需要遮翳的牆壁。
 我們全身在陽光中打滾，
 鍍金的色彩比一切更好。
 我們在雲霧間穿着梭子，
 將長空的錦衣縫織得又精又妙。

地球是太陽的衛星，
 我們是地球的衛星。
 我們飛翔，我們運轉，運轉……
 我們在天空警戒，
 我們在天窗替地上傳遞消息。
 月亮是我們的燈盞，
 星星是夜空結給我們的果實。
 我們有放大的瞳孔，
 我們的方向是依北極星來指示。
 用信號和信號連繫，
 用色旗和色旗連繫。
 我們有地球上的驛站，
 我們有在高空上的家。

羅大爺連忙掀起長衫，不料手指誤碰在鬧鐘的扣針上，鐘就「哈哈……」響起來了。王美麗覺得很奇怪，問他說：

「你這是啥子鐘，怎格會響的？」

「是鬧鐘。從前在哥倫比亞讀書時買的。」

「怎格買的？」

「從前買幾元錢，現在買要一個月的薪水。」

「幾元？」

「二三十元。」

「二三十元。」王美麗雖然是個鄉下人，但二三十塊錢是常常經手的。所以她說：

「二三十元還不夠買半斗米——唔，我要走了！」

「唔，慢來，二三十元是關金，合或法幣硬是有千

到千呢！」

王美麗笑了。羅大爺也擦擦鬍子，走過去，把肘子一碰，兩人挽起手走了。……

他們的對話，是諷刺現實的，笑聲裏帶來了眼淚。

在××，繞共是三天兩夜。但以我們相處的情緒說起

來，僅僅是很短促的一刹那！朋友，離別容易相處難，最後我願以你贈給我們的話，回贈給你們——

「炎夏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秋初；背後來的便是嚴寒

的冬天。但熱烈的友情好比燕子，我們的歌聲到處，便是

溫暖的春天！」

現在春天已經到了，朋友，努力吧！

一九四三，四，四。重寫

駐澳美空軍生活素描

美·J·哈布

我和負責保衛澳洲西北戰區的美國空軍，布蘭克中隊的飛行員，相處了二個星期。我看見他們生活，並且看見他們死亡。在諸多悲劇人之一中，我曾扮演了一角。雖說是不重要的一角，但在精神上，我已深深感覺得，我是屬於這一個中隊了。

這些飛行員，都是些孩子，如果你把他們安置在任何大學裏，都是適合的。他們有青年英俊的氣概，那流行的歌聲，和那專心遊戲的神情；此外，他們安閒的外表，悲壯的事蹟，以及無任務時騎在馬背上馳騁着，作戰時危險辛苦的工作；這一切拿來對照，不得不使我十分驚異。

這個中隊，是從美國調來保衛達爾文港的。海船把他們這一羣運到這個遭受襲擊的地方。他們的年齡，有些只有二十一歲，最大的沒有超過二十四歲。達爾文港在敵人某一次整個失敗的攻擊中炸毀，平民都已經撤退。一般人相信，日本人已在太姆爾組成了一個遠征隊，準備隨時進犯。

熱帶區的海岸，全為不可通過的曼格羅夫樹的沼澤地所圍繞。這些地方，又多鱷魚為害的細流。地面上成羣的螞蟻，空中充滿了傳播瘧疾，骨熱症，黃熱病的蚊子。附近一帶，土人稱為牧場的，有古爾平亞站，巴原帝站，和漢布爾度站。我們就距離漢布爾度站不遠。

這一帶的氣候，乾季熱而多塵土，濕季熱而多水蒸氣。景象十分單調，毫無變化。樹林的排列，到處一樣。所

以那些幾乎每日飛越大姆爾海的青年們，在陸地上——即在距駐地二百碼的地方，也不容易辨認出來。因此失蹤十分容易。但他們在天空中，任何天氣，就是那不容易看出的機場，他們也能辨出地面的跑道。

他們是時時都在戒備的，倘若他們不努力打擊日人，他們這一羣，或許久已遭受了悲慘的命運。日本人的零式驅逐機和轟炸機，不斷地轟炸，他們升空迎敵，他們所完成的任務，可拿下面的紀錄證明，這是我從官長做應前面的布告欄上抄錄下來的：

戰鬥機	日方損失	美方損失
26	26	15
23	23	0
1	1	0
51	51	15
人與死亡	1:9	4

中隊的駐紮地，很像童子軍的營地，你見不着一支槍。官長飯廳是一切的中心，洋灰地面，屋頂四面通風，使室內涼爽，有餐棹，凳子，不知什麼人從達爾文旅館搬來的安樂椅，牌檯，照像機，收音機。每個帳篷裏住三四個駕駛員，為安全起見，帳篷都隱藏在樹木的下面。

在這一塊新開闢的地面中，充滿了友情，有友誼的聲音，歡笑和音樂。它的四週是碧綠的叢林。帳幕旁邊，是飛機着陸的跑道，這是日本轟炸機從沒有發覺的。跑道附

近都是偽裝；偽裝中即隱藏着整裝待發的戰鬥機。每一隊有飛機四架；第一隊擔任緊急警戒，隨時起飛。第二隊五分鐘內起飛，第三隊十五分鐘內起飛，第四隊休息，除非有緊急情報，是不起飛的。每隊附近有警戒室，當值的駕駛員，可以在內閱讀，談天或者打麻雀。

有時也有電話的鈴聲，如果是一個短促的鈴聲，他們就去接話；倘若是一個長響聲，他們通常是不接，他們用發動機的吼聲來代替它；因為長的聲音，即是警報。高度是他們的生命綫，他們能在日本零式飛機臨空以前，獲得大的高度，則他們才有戰勝的把握。死生對於他們就在彼此高低一二千尺或遲早十秒鐘之間。

我正在他們午餐時送到漢布第度空軍站。任何屋子都是你推我擠，大聲喊叫，斷續地唱着爵士樂中的歌曲，或是嘈雜地坐着，津津有味地撕扯他們的食物。這一切都是服務在地球的另一面的澳洲森林，漢布第度美空軍的情形。

關於飛行失事事件，談得不少；在尋常飛行中，當他們安全着陸之後，你甚可搜集一些不關重要的資料，特別是發言者描敘他本人駕駛的情形。不過都是些平凡的事情，不足動人。我們大部分的談話，還是關於世界各地的戰況，電影，墨球，爵士音樂和他們所閱讀的書籍。

對於每天幾瓶啤酒的分配，他們有一種複雜的規則。通常在杯盤收拾以後，運氣好的逗留不走，另又形成一個宴會。有時他們到帳幕中聚會，平均每人一瓶啤酒，因為此時在座的人已不多了。不久你就可聽見歌聲。使人充滿了學校月夜的回憶。

其餘的人，有的安閑地坐在安樂椅上，吸煙，讀書，談論，最主要的玩 Monopoly 遊戲。這種包括買賣虛構的

房屋和商務財產的遊戲，似乎對這些日以刀殺入或被人所殺的空中青年有很大的魔力，他們愛好這種遊戲，或許因為生活歷時久而不大費思想的緣故吧。

白天他們在自己築的球場上打排球。只要內中有一個人提議打球，每個人都會放下他的書去參加。這種親愛而富於友誼的表示，不是偶然的。那位提議某種運動的本人，就會飽歷艱危，而彼此也都曾在巨大的艱危中互助合作過。他們誰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更不知道能否再度見着他的家庭。

因為這種關係，一切的活動，全都去參加。他們之中有一種不成文的法規，即一切公開，不分彼此，不管是誰人的營幕，誰的啤酒，可以共同享用。正如愛爾蘭人所說：一人有難，衆力拯之。這種精神深深地感動我；比我所見的一切都厲害，即令拿死來打比。

這種互助的精神，隱藏在一種粗魯，不拘形迹的外貌之中。如果內中有某一個和外界發生爭端，他們全體必作此人的後盾。他們有一種生死與共，親如骨肉的情感。

當我和他們生活在一塊時，他們才開始顯露個人的特點。沙保爾·墨保羅城人，有美麗的微笑，終日坐在日光中讀書。瘦小的華金，像歌詠隊的隊員，具有藝術家風彩，但是他駕着口琴和零式機作特殊死鬥的英姿，是不可想象的。黎費頓好說話，卓維西曾在利亥大學讀過化學，他能列舉所有第一流管音樂家的姓名，并能唱他們的名曲。大個子蘭登，在過去是足球健將。

卓維西告訴我，當蘭登俯衝時，他可以直線下降，油門大開。只有他才有這樣強壯的身體，作這種飛行而不覺

生危險。他真是一個偉大的飛行人員。

安邱加克孫瑞羅爾今年二十四歲，已經結婚，俄克拉何馬人，一位良好的飛行員。當時他的作戰紀錄是擊落零式機四架，轟炸機五架，還有一架梅式機，是在爪哇上空擊落的。他為人落落寡合，毫無孩子氣。是一個矮胖而沈靜的傢伙，不喜歡打排球，在羣衆中，你可以辨別出他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打日本人似乎是他唯一的興趣。

我拿一個通常的問題問瑞羅爾：「日本零式機，什麼地方比我們的飛機好？」

「問題並不如此單純。」他說：「戰鬥機正和汽車一樣，各有某種優點，零式機比P-51能運轉得快些，上升得高些，但是P-51俯衝快，能夠予敵人以打擊。我駕的那一架，一小時內會俯衝過七百英里，擊沈了一隻堅固的船。和一隻零式機作戰的惟一要訣，是努力飛在它的上面再俯衝，一度之後，即作回航。如果等他在你的射程之內，它早走了。倘若不這樣，則飛繞着它，也無用處；打死一個駕駛員擊破一架飛機，這對於山姆大叔是不合算的。」

「不過，如果零式機上升快些，那嗎高飛於它之上，不也很困難麼？」

「事情沒有不困難的，這本來就是一種困難工作。你應當搶上風，並且先下手。切莫從底下去射擊他，那樣無異自殺。」

繞片刻，就拆返基地。如果此時不打算注意，則一定是個無可挽救的笨伯。你對於這種工作，必得是一個經驗老手才行。」

「你也曾遇着驚險麼？」

「多咧，」他說。「但並不是日本人。我不歡喜那些沙魚和鱷魚。我的老家俄克拉何馬距海很遠。我習慣了住在乾燥的地方。」

唯一的一次，瑞羅爾被敵人擊落在距機場背面五十英里的叢林中。事實是這樣，當時從太姆爾飛來日軍轟炸機七架，零式機六架擔任保護。瑞羅爾領隊作戰，同時參加的有沙保爾、蘭登、卡登勒、安基爾、利文斯東和克爾丁，等共七人，凌空截擊。結果重轟炸機全部墜落，零式機四架擊毀。我方惟一的死亡是利文斯東。他是在飛機着地時喪命的。因此中隊的跑道，改名叫利文斯東場來紀念他。卡登勒受傷，他墜落在達爾文海灣，事後遇救，沒有受什麼大危險。

瑞羅爾因操縱失靈，墜回降落。他開始徒步走去，同時當即派了一隻小船，并救運了幾個追尋的土人沿海搜尋他。內中有一個土人，聽見有筆述的呼聲，於是船靠岸，不料他們反發現了另一中隊的失事飛行員，是「」。約漢孫中尉，加州柏克立城人，他已經失蹤了五天。此次因我瑞羅爾而找着了。我之所以引此一段事件的緣故，是想用以證明土人在叢林中找尋失蹤人員的非常能力，這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瑞羅爾後來沒要別人幫助，到達一個澳錫士人的帳幕，安全回來。

這一帶的地面交通，既已這樣困難，雖說是空中飛行

距離極短，但如不幸強迫降落，則遇救每需時日，因此沿海岸一帶，都事前密藏着食物和飲料，以備失事人員的取用。

包布·馬克康姆西操縱器失靈，在距機場不遠的海口降落。因為中間隔着一座幾英里闊的安格羅夫樹的森林，咫尺成了天涯，他浮水上岸，上空的同伴，用記號向他們打招呼，他用降落傘的帶子，拚列成「O」（即水）字形，上面知道他要水，從上空擲下了一筒水，但落地筒就破了。最後他們又投下一個番茄罐頭。當這些投食物救他的伙伴，從達爾文港乘中型巡洋艦回來時，馬克康姆西老早就歸隊了。

肯特基州的亨德，一天正在五千英尺上空飛行時，他在位子下面發現有一條毒蛇。他起初想用機身翻騰的力量，把牠撥出去，不料「O」的座位很小，終於無法把牠趕開，反把他咬了一口。亨德強迫着陸，找着了個池子，把他的腳放在泥水中，以減輕他的苦痛。

當他的同伴在第二天發覺他時，他的面部，頸部和兩臂已像生牛肉一樣。他說，蚊子比毒蛇還要厲害。

有一天，二十七架日本轟炸機，和二十二架戰鬥機襲，布蘭克中隊，擊毀轟炸機二架，戰鬥機七架和機上的全部人員。我方損失一架，駕駛員遇救。另一日又來敵轟炸機二十七架，零式機二十架，被我方擊落轟炸機四架，戰鬥機九架，我無損失。

現在全隊全部紀錄如下：

戰鬥機	41	16
轟炸機	31	0
日方損失		美方損失

炸傷人數

統計

人員死亡

這就是說，日方損失比以前增加了飛機二十二架，人員六十六名。我方則僅增加飛機一架，人員無所傷亡。

當我在那兒時，布蘭克中隊確實損失了一個飛行員，但並不是死於作戰，因此這個損失更增加它的悲痛。事情發生正在我吃飯的時候，乙丙兩隊，作夜間演習，「P.C.」一個接着一個地依次升空，升畢，室中除杯盤聲和談笑聲外，又復歸靜寂。

吃完了飯，有人打開了收音機，那時舊金山的短波廣播電台的一位廣播員，常常用他那高朗的語調，每日向這些孩子們作民主國家正向確實的勝利道上邁進的宣傳，以鼓舞他們。這種廣播報導，可以獲得全部發台消息。正在這個時候，無線電傳出巨大的嘈雜聲，我們又聽見：

「……向……墜落……」

「是的，正在燃燒……」

「……空中只有一個降落傘……」

「過來，關燈。進來，關燈。……」

這是擴音器的語調。我們知道必已發生飛機失事的事情，於是都向機場跑。

伊爾文最先走來，他氣喘地說：兩架飛機在一萬二千呎上空相撞，一架直落於森林中着火，天空只有一架係險。

說畢，伊爾文跳上一部貨車，我們三個人也隨着上去。車沿泥路上疾馳，幾乎和路旁的樹幹相撞。那時天已不早，距離夜只有半小時，而飛機失事的地點，約在東北二

十英里的地方。我們後面還有一部救護車和消防車。

最後，伊爾文把車開出泥道，停在叢林中，我們徒步向前跑，空中有一架飛機指示我們的途徑，太陽已經降落，那一帶已沒有一點光線。大約兩分鐘內。天色就完全黑了。如果我們當晚要離開森林，則一切都要趕快。

我們又跑了半英里，伊爾文竭力地跑在我的前面，野牛惶駭地在叢林中奔跑，袋鼠在黑暗中跳。不久我們走到山脊的中道，再向上走，我們看見地上躺着一個人。他是富勒德，睡在他的保險傘上。

「朋友，快來，我高興見着你，」他微弱地喊，「脚流血多麼？」

當他從空中下降時，他撞着一個巨枝，撞壞了一條腿，臀部有一個大傷口。他已纏用身邊袋中的細帶，把傷口包好，最使他不安而感痛苦的是那相距不遠高達三十呎的螞蟻山，牠們在澳洲生長得特別大。牠們會如何處置一個受傷的病人，是不難想象的。

「你欠了我的錢，朋友。」富勒德對伊爾文說，「我會打賭，我會是阿爾勒得河旁醫院中，新看護們的第一個病人。」

人。」

我們還不知道這次失事中，另外的是那一個。飛行員一個個都回來了，只有兩個人未到，是沙保爾；一位年輕而帶微笑，歡喜讀書的飛行員。

事情的經過或許是這樣的。他從三萬呎的高空，演習對富勒德作俯衝。作完了俯衝，開始作半側滾。他試想轉出來，却轉不出來。於是撞着富勒德的機翼，富勒德跳傘降落，而沙保爾來不及跳傘，以致發生不幸。

第二天整天尋覓他，蘭登領導這個尋覓隊。在黃昏時發現沙保爾的機體。很顯明的，他沒有跳傘的機會。

當天夜晚，蘭登、瑞維爾和富勒德拿着營中所有的啤酒，靜靜地去到他們那個帳角中有一個空舖位的營邊去。

別人什麼都不說，卓維西對著照片彈奏柴可斯基的第五曲。有些人們在旁傾聽著。

Monopoly 遊戲，依舊繼續進行下去。

(姚子謙譯)

新機剪影

美國試造中之鉅型運輸機統一式項目完成試驗飛行。該機備有十八汽缸二千馬力之發動機四座，最高時速三五〇哩，續航距離四〇〇〇哩，除駕駛員七名外，尙可載旅客五十七名或士兵一百名，全部重量為三十五噸乃至四十噸，上昇限度約為三五〇〇呎，傳美國正在大量製造該機中。



及刺子

(一續)

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東方的巴黎，遭受了強暴的襲擊。

太陽旗的砲艦上，由白天到夜裏，又由夜裏直到天明，不斷的開着排砲，摧毀着華區的房屋，轟擊着吳淞砲台，掩護着太陽牌的陸戰隊登陸。

有時，幾架單翼的敵機飛來，腰間漆着血紅的標誌，在十九路軍的頭頂，偵察，盤旋，又俯衝下來開槍掃射，或者投下小型的炸彈……十九路軍的弟兄們，這是抱着最大的犧牲精神，去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機關槍，坦克車，爲了祖國，他們拚命的戰鬥。

馬振鵬隊長正在召集部下，作一次緊急訓話，他那明亮的眼睛，不斷的閃着強烈的光芒，耳根和鬚子都急紅了，一面又習慣的取出手巾來在額上熱熱的擦着，大概他確實興奮得流出汗汁來了，聲音是那麽沉重：

「……時候到了，我們每個人都要趁這個機會替國家出一點力，大家都知道這萬惡的小日本處心積慮想滅亡我們國家，不是一朝一日的的事了，剛才得到情報：有大批敵

陸戰隊與密登陸，現在我們奉命出動，全體都準備出發，我們每個人都下定決心，要是敵人不退走我就和他拚死在那裏。」

他說到這裏，眼睛的反光更加強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又擡起了高音：「假若敵人用武力強佔了上海，馬上我們這裏就會遭到同樣破壞，那麼，我們一切就沒有了，眼見到這美麗的江南，肥沃的樂土就是敵人的，我們就要變作他的奴隸；你們知道現在敵人在東北是怎樣的虐待東北同胞，敵人是怎樣的兇狠，是怎樣的毒惡，所以我們決心同他拚死在那裏，這是我們軍人的天職！」

有三個東北同事，在激動中哭了，其他的人眼裏潤濕的眼睛，注視着隊長，咬着自己牙板發着格格格的響聲，每個人都感到呼吸緊迫。

整個的禮堂裏，充溢着熱烈和勇敢的氣氛，空氣間正在燃燒着的砲彈，一轉瞬間，那強大的漲力，將會炸破任何鋼鐵的樊籠。

解散後，他們打扮停當，一同走到禮堂場。九架銀灰色的雙翼機，一列的排列着，彼此靜靜着馬

遠的聲音，固定機關槍同活動機關槍的彈箱內，都填滿了金黃色的子彈鏈帶，左右翼下每邊掛着四個炸彈。

「各位注意！」隊長穿着一件毛領的飛行衣，黃皮的飛行帽壓住了他那鬚黑的頭髮，兩隻大框的風鏡，壓在那寬闊的額上，左手摸着腰間束着的一帶鉛頭子彈帶，手槍仍然裝在左腰間的皮套裏，他仍用品亮的眼光向着把他包圍在中心的飛行員們說：

「今天我們分三批出動，第一批由我領隊，第二批由程分隊長領隊，第三批由石分隊長領隊，目標是吳淞浦東一帶登陸的敵軍和在江面監視我們地面的敵艦們；每分鐘的時間間隔是十分鐘，第一次投彈完畢後，又飛回來掛彈再去。我們一架飛機要當十架或幾十架來使用，這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總之，敵人不退走我們就以我們轟炸的威力來制止他的活動能力。」

當隊長最後的一句話，消失在怒吼的馬達聲中之後，他就走出人圈，管高了毛皮衣領，一面往最右面的一架飛機走去。

第一批的三架銀灰色雙翼機迎着東北風起飛了，整密的隊形，在機場上空兜了一個圈子，向東北方飛去。他們以每小時一百四十哩的速度向前飛着，在六千呎的高空上，俯視美麗的江南，隊長那光亮的眼睛，不禁由大框的風鏡裏，閃出微笑的光輝。他正想回轉頭的時候，他突然發覺在正前方就是錢三條大河，他判斷那便是長江，望着那灰塵塵的大城市，籠罩着烏黑的氣霧，在他的眼瞼裏，猛然放射出仇恨的火燄。

他們在吳淞口上空轉了一個圈，隊長搖晃了幾下翅膀，兩架僚機自動的解散了；隊長在六千呎的高空上，作了

一個「失速倒轉」的姿勢，對着那幾隻正在向吳淞砲台開砲的敵艦直衝下去，眼見着敵艦漸漸的變得長大了，艦頭噴出白色的水花，隊長發覺他們在「逃命」，於是他將油門一氣加完，俯首看看空表；那沒有黃旗的指針，對着了二百五十哩，高度很快的降到離地只有兩千呎，於是他把握油門柄的左手，拉着炸彈發射的拉鎖，猛力的拉動兩下，四個炸彈直直的落了下去。在他轉彎的時候，看見有三個炸彈在中間一艘軍艦的甲板上爆發了，一個落在艦旁的海中，頓時捲起高高的一支銀色水柱。

當第二次隊長俯衝下來對着正在登陸的一羣敵兵開槍掃射時，有兩架銀灰色的飛機也正在開北一帶的敵陣上掃射着，甚至他們側飛過去，用後座機關槍對着敵人的砲車和兵士們射擊。

隊長射完了所有固定槍的子彈後，才脫離爬高，正在三千呎左右的高度作着「集合」的符號，兩架僚機正在趕來編隊的時候，他已看見有兩隻兵艦在燃燒着了，同時又看見我地面部隊，正向敵人衝殺。忽然後面傳來兩發清脆的槍聲，他用驚奇的目光詢問後座，後座的那位同志用手指着天空，他發現了比他們高約四五千呎的空中，有三架飛機尾隨而來。他急忙拉高機頭爭取高度，一面開始向後方轉彎迴避。

「我的子彈都完了，是敵機？……」
他一面謔劇着，一面監視高空的飛機。大約他已昇高到四千呎左右了，三架新來的飛機迎着他們的飛行方向由他們頭頂飛過，現在隊長認識清楚了這是自己的飛機，是程分隊長領來的第二批中國俯衝轟炸機。他放心了，愉快的向他們搖晃着翅膀，彼此打了一個招呼。



英國空軍之血戰史

英·(·)·魏伯作
胡伯琴譯

七續

其後不到一星期，凱因中尉於擊落第三架梅式機之後，自己也為敵人所擊落。那天早晨他從病床上爬起來的，隱瞞着自己並非百分之百地適合於作戰的事實，因為他不願錯過出發巡邏的工作機會。

這次又是一兩架德國驅逐機裝作誘餌，讓留在高空的同伴得以撲擊因注意誘餌而上當的英國飛機。凱因中尉的眼睛釘牢於第一架梅式機，那架梅式機則在空中螺旋似的飛行，想避開他的機關槍，這時却來了三架德國驅逐機，對他俯衝，於是他的暴風式機又為一顆砲彈所打中。

凱因不得不脫離戰鬥，但他在脫離之前，已經用自己的八挺機關槍把第一架梅式機打傷了。他在企圖逃飛回家，不使飛機再受損傷的時候，却發覺他的暴風式機已經着火了。黑烟開始捲入座艙，他感到逐漸熱得厲害。

他從來不曾使用過保險傘，但他很是不忍放棄飛機，因此必須決定棄機與否的時候，這祇不過是一種小小的憂慮而已。

「我直到實在熱不可耐，開始頭昏眼花，方決定非跳不可。」他後來告訴他的同袍們，說時還帶着幾乎是抱憾的神氣。

他安全落地，腿部嵌了許多機關砲彈的碎片。他被送入醫院，但那些創傷也祇不過把他留在地面不多幾天而已。

這位紐西蘭青年，在戰鬥中是一處鬼，在日常生活中却是安靜而怕羞，像大多數飛行員一樣。他每次飛行總帶着一個寶石彫成的毛利神小神像，用索子帶在頸子上，作為自己的保護神。

三年以前，凱恩十八歲，曾投效皇家空軍，想服一種短期兵役。對於現今知道這位堅強戰士的人們，說來一定會不相信，他第一次投効時竟因體格方面的理由而被拒絕。而曾在空中與他交過手的德國飛行員們，如果知道他在第一次擊落敵機時的神情，大概也不會相信的。

凱恩立在巨大的德杜尼爾轟炸機殘骸仍在冒烟的地點看着，周圍幾百碼內散佈着飛機的破片碎屑，他的臉色竟是蒼白的。

「這不是他完，就是我完啊！」他說，聲音微微發顫，好像憎厭自己所作的工作似的。

接着他迅速走開，進入營房。

空中戰鬥現在所達到的猛烈程度，已是使前次大戰期間的空中戰鬥在比較之下變成近於兒戲了。一位威爾斯飛行員敘述戰線上空的一次戰事，極為生動，他在這次以少擊衆的戰役中擊落敵機一架，自己則陷於着火的飛機裏面而致變成半瞎，其後跳傘之際又為德國人所狙擊。

這一切都發生於西格菲爾防線上空，祇經過幾分鐘的

時間。不多幾架的英國飛機為十八架梅式機所攻擊。

「我們是處於一對三還不止的劣勢，」這位飛行員說，「但我們準備了接仗，於是一場惡戰開始。」

我聽到子彈穿入身旁的覆蓋物。我四面一看，發見偵察員頭部中彈，已經軟攤在他的座位上。

「敵人用的是燃燒彈，我突然明白，還要再過幾分鐘，火焰就會燒到我的地方。」

「可是正當我的衣服開始發焦冒煙的時候，一架德國飛機飛昇上來而呈身為一可愛的目標。我立刻把所有的子彈都送給了他，當火焰撲近我的臉孔的時候，我已經看見他陷入螺旋而跌到我底下，看不見了。」

甚至在這種危急的時刻，這位威爾斯人竟還有時間去感覺不能多殺敵人的遺憾。又有兩架梅式機一架跟一架地自己早現為目標，但灼人的火焰與空人的濃煙使兩架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如我的飛機不伴着火，我可以很容易地打下了這兩架飛機，」他繼續說，「這真是運氣不好，但除我所打中的一架以外，我的同伴們也擊落了三架。」

火焰蔓延全機，火焰舔到他的臉上，飛行衣也冒煙的時候，他才掙扎爬出座艙。他雙眼模糊，口鼻為煙所薰，但仍設法使自己離開了正在墜落的飛機。這時，他祇是勉強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而已。

「我一定拉過我的保險傘的開傘索的——我所記得的——一件事就是自己正在墜降，頭頂之上，劇戰還在進行。

我漸漸感到地面不很遠的低空，於是我就到機關槍聲，明

白子彈正掠過我的旁邊。我是在德國戰線之上，德國人正對我射擊。他們一直開槍，直到我差不多落到地面。於是我就解脫了我的保險傘，拚命爬進一個小樹林裏面去躲藏。雙方都有兵士們離開戰場，一方是跑來搶救，一方是跑來捕捉我。大多數法國人開始射擊在前進中的德國人，但另有一個法國人則竭盡氣力向我直奔過來，他把我拖起，背在肩上，蹣跚地走入樹林深處。

「我是安全了——但其險實在問不容髮。」英國飛機構造堅固曾一次次救了英國戰士們。他們於遭受那是使一架德國飛機失却機頭而墜落的傷創以後，還能夠掙扎飛回基地。飛行員之因飛機能忍受重傷而保全性命者，不止一人。

有一次，一架暴風式機於發動機為機關槍彈打爛與一個翼梢被打掉之後，竟滑翔而獲得安全。他是獨自受到攻擊，即轉而迎擊幾架敵機。第二架敵機所發的彈流打掉了他的一個翼子的一部分，打停了他的發動機，並使他的飛機着了火。

當這位暴風式機的飛行員預備跳傘的時候，却發現自己無法這樣作。保險傘裝帶的一根已從他的肩上脫落，他弄來弄去，總不能將它弄回原來的位階。

於是他被迫使用他的氧氣，以抵抗來自焚燒着的發動機而充滿了座艙的煙氣，使他自己可以呼吸。雖則處境如此，他仍舊設法使自己安全降落於自己的戰線以內。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十九封 快滾與慢滾

朋友：

這一封信我們還是談的特技飛行，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表演飛行。

所謂滾，也叫橫滾，就是飛機在空中打個滾兒的意思。快滾者，就是很快的打一個滾兒，慢滾呢，不用講了，當然是與快滾相比較而來的。

我們先來談談快滾的做法：現在還是要把你拉在飛機上。假如這個快滾是叫你去作，好了，你看看，教你的人先給你打個招呼，用手給你比承一個快滾的手勢。這時候你可以開始準備了，看看四外有沒有妨礙你做快滾的飛機，你是不是對正着風向（其實不一定對正風做，不過爲了初學飛的人，對正逆風，是比較容易作些），高度當然要兩千或三千英尺以上，這一切條件是對的，你第一步先加油門，轉數加到一千八百轉，再微微推一推機頭，俯衝一段，此時的速度已經相當的大了，隨着你把駕駛桿拉一

點，機頭平了，或者應該把機頭拉在天地線之上，你如果預備向右邊作，

你就把駕駛桿往右後方拉，一直拉完，同時（你忘記住是同時的）就把右舵也要踏滿，飛機開始近入的時候，並不怎麼快，但是一進入之後，飛機就

很快的忽地一下打了一個滾兒，當飛機滾轉到二百七十度的時候，你可以開始改正，舵收回，駕駛桿也收回，但是在未到三百六十度之前，也就是

飛機尚未到了還原的時候，則駕駛桿和舵都須要往反方向用一點，這樣子以來，飛機到了還原的位置時，就會停止了，這就是一個快滾的作成。

說起來並不難做，往左邊做快滾呢，那你就把駕駛桿往左後方拉完，把左舵踏滿，這飛機就往左邊忽地一下打了一個滾兒，好，又是一個快滾。

現在我們再來談慢滾。這時候大概你也許着急了，也許你就說：「快

滾我會了，慢滾我難作：只不過是慢一點就是了。」不錯的，慢滾是比快

滾慢一點，可是我要告訴你：慢滾不是那麼容易的，做的時候要你化一點腦筋了。

好了，現在我還是讓你坐在飛機上，這慢滾讓你來作。一切的條件，和快滾也完全相同的。比方說你看了教你的人向右邊比承一個慢滾的手勢，油門還是照樣先加上去，甚至還可

再加大一點，也要俯衝一段再拉起機頭，壓駕駛桿向右，對了，這是向右而稍稍後一點壓駕駛桿，不是向後方拉駕駛桿了，同時踏右舵。可是動作

是慢的，飛機的轉進，當然也是慢的。當飛機側滾到四十五度的時候，或四十五度以後，你要蹬一蹬上舵，這道理你明白嗎？你人側到四十五度

，你想你的飛機是不是整個兒的就立起來了。平飛時的方向舵是上下豎立着的，這時候呢，方向舵不是成了平

嗎？所以你證上舵的道理明白了吧，上舵一蹬，就是等於你平飛時把駕駛桿拉一拉的作用一樣：機頭就不往下去了。

飛機滾轉到倒飛的時候呢，那就是你人頭朝下而飛機肚兒朝天的時候，你要把手中的駕駛桿不住的向前拉着，在這里我又要問你了：推駕駛桿的道理明白嗎？那還是讓機頭往上抬着點，在平常飛行時，也就是平飛時，向前推駕駛桿，機頭就往下去

，這時候想不要機頭往下去而推機，寫到這里我想不說你一定明白出這個道理了：一切都是倒反着的。推駕駛桿當然是保持機頭不往下去了。

現在飛機還是在繼續的滾轉着，只是滾轉的慢一點。那應當飛機滾轉過來四十五度時，也就是機翼成九十度時，你忘記了沒有？又要蹬上舵啊。（反正你記住是上邊的舵就是了）道理仍然是不讓機頭下去。因為到這時候，飛機的速度已經不大了

的。在未滾轉到復原之前呢，和快滾一樣：早一點先改正，用反方向的舵和駕駛桿。這樣就是慢滾的做法。

最後我再告訴你，當快滾或慢滾做壞了的時候呢，要關盡了油門，放鬆了駕駛桿和舵，讓飛機衝下去，當飛機俯衝而獲得力量的時候，你把牠拉平，恢復到平飛，這是一點危險都沒有的，好了，寫到這里為止，下次再見！

有志投攷空軍軍官學校青年的佳音！

凡具備左列資格之一者，得免入學試驗：

- 一、高中畢業，領有會攷及格證件者。
- 二、高中畢業後，曾攷入陸軍軍官學校入伍期滿者。
- 三、曾在專科以上學校肄業者。

世界二十種最好的飛機

英國「飛機」週刊技術編輯麥斯菲德曾列出世界上十二種最好的飛機如後：

單座戰鬥機——英國噴火式

遠程夜間戰鬥機——英國 Beaufighter

中型轟炸機——德國道尼爾十七式

重轟炸機——英國蘭開斯特式

陸上魚雷轟炸機——美大利薩伏亞八十四式

陸空合作機——美國北美野馬式

遠程巡邏飛船——美國統一柯洛納多式

陸上運輸機——美國達格拉斯DC四式

水上運輸機——美國波音飛剪式

海軍戰鬥機——美國伏特塞柯斯基海盜式

海軍魚雷轟炸機——美國格魯門復仇者式

海軍俯衝轟炸機——美國寇蒂斯地獄俯衝者式

麥氏認為噴火式稍勝於德國的福克烏夫一九〇式。新加入部隊的英國霍克爾颶風式及美國共和P.四十七B雷電式均有被列為最佳單座戰鬥機的希望。

(比翼譯)

答客問

問：我們怎樣去辨別中國的飛機和敵人的飛機呢？

答：我們中國的飛機翅膀上畫有青天白日的黨徽；敵人的飛機翅膀上却畫有紅色的太陽徽。

問：要是敵人的飛機翅膀上也畫了青天白日徽，假冒成中國飛機飛到我們頭上來，那不是很危險嗎？

答：要是各地的防空機關沒有接到我們自己的飛機活動的消息，就得格外去留心它。

問：要是飛機飛得很高，沒有方法去辨別它是中國的飛機或敵人的飛機，忽然看見那飛機上有人跳傘下來怎麼辦？

答：敵人的確可能利用傘兵來我們後方搗亂。要是看見那飛機飛得好生生的，忽然上面有人跳傘下來，而且那跳傘的人有五個以上，那一定是敵人的傘兵，大家就得趕快跑過去把他們包圍起來捉住。

問：要是看見那些跳傘的敵兵都帶有輕機關槍或步槍，我們在地上的人不是很危險嗎？

答：只要看清楚他們身邊帶有輕機關槍，大家就得趁早放槍把他們在空中打死，免得他們下到地面上來作怪或逃跑。

問：中國飛機正跟敵人飛機在作戰的時候，忽然有人從飛機上跳傘下來，但是在空中還辨不出那跳傘的人是我們的空軍或是敵人的空軍，又該怎麼辦？

答：在這個時候，不管是我們的空軍或敵人的空軍，大家都不能放槍射擊，等他們落到地上來以後，應該把他們護送到附近的軍營或縣政府裏去處置，不應該殺害或毆打侮辱。

問：要是他們放槍不讓我們跑近前去呢？

答：那麼就把他們包圍起來捉住，但是還不應該隨便殺害。

問：要是看見有單獨的飛機過境，因為發生故障而強迫降落，我們怎麼辦？

答：我們應該趕快跑去救護，縱然上面坐的是敵人的空軍，也應該照樣救護，並護送到附近的軍營或縣政府裏去，絕對不能隨便加以殺害。